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詩補註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蘇詩補註卷六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古今體詩五十首 起神宗熙寧二年己酉服闋還朝歷任開封推官尋攺杭州通判抵廣陵作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遥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鴟夷載後車他日見邀須强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柳子玉 名瑾吳人與王介甫同年集中有詩又梅聖俞有送柳瑾秘丞詩及柳秘丞赴大名知錄詩黄山谷亦有唱和

附子由次韻

新年始是識君初顧我塵埃久滿裾談辯不容朝夕聽情親空愧往還書久聞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後車待得入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

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鱠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曾子固倅越 韓持國撰曾子固神道碑序畧云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歳餘召編修史館書籍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踰月罷出通判越州

醉翁門下 東都事畧曾鞏游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嘉祐二年歐知貢舉鞏兄弟皆舉進士

烏臺詩案熙寧三年内送到曾鞏詩簡曾鞏字子固是年准勅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軾探得燕字作詩一首中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譏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

聒喧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横海鱣以比比輩賢才也後漢黄憲傳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黄憲者能容養此宏材也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語尊酒同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寐僵屏風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嗟予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邇来憂患苦摧剥意思蕭索如霜蓬羨君顔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河車挽水灌腦黒丹砂伏火入頰紅大梁相逢又東去

但道何日辭樊籠未能便乞勾漏一本作岣嶁令宮曹似是

錫與銅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怱怱

建州錢監九域志福建路建州建寧郡節度領縣七監一咸平三年置鑄銅錢武功元和郡縣志武功縣在渭水南令鄠縣地是也按舊縣境有武功山斜谷水亦曰武功水則縣本以山水立名

燭盡語不盡唐書柳公權傳充翰林學士文宗夜召對燭盡而語不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附子由作

憶游長安城皆飲毋卿宅身雖座上賓心是道路

客笑言安能久車馬就奔廹城南南山近勝絶聞自昔徘徊竟莫往指點煩鞭策道旁古龍池深透河渭澤山行吾不能愧此纔咫尺壯哉誰開鑿千頃如一席參差山麓近滉蕩波光射君時在池上俗事厭紛劇望門不敢叩恐笑塵土迹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適君來曽未幾已復向南國扁舟出淮汴惟見江海碧野人處城市長願有羽翮脫身相從遊未果聊自責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烏囚不忘飛馬縶嘗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予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為

秀州元和郡縣志嘉興縣本長水縣秦為由拳孫吳時有嘉禾生改禾興後以孫皓父名改為嘉興五代史職方考秀州吳越王錢元瓘柳玼嘉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

靜照堂興舊志招提講寺在郡治西北二里唐曹刺史捨宅為院賜名羅漢院宋治平四年改招提院僧慧空住院內有

靜照堂蘇文忠王介甫諸公皆有詩慧空即本瑩字也

附子由作

有僧訪我携詩卷自説初成靜照堂欒城集作淨照訛今改正求得篇章書壁素不論塵土漬衣黄故山别後成新歲歸夢春来繞舊房看取盈編定何益客来無語但循墻

石蒼舒醉墨堂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

開卷𢥠怳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
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不異逍遥遊近者作堂名醉墨
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於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
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胡為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
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石蒼舒丈與可丹淵集有石屯田墓志畧云石君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男一人蒼舒雋慧修爽

雜習可喜工詞章善草隷前為高陵縣主簿諸公皆譽之

附子由作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惟兹逸羣氣扶駕須斗酒作堂名醉墨揮灑動墻牖安得濁酒池淋漓看濡首但取繼張君莫顧顛名醜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

今日棲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往還著書不暇窺園葵
朅來東游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
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
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與君未可較得失
臨別唯有長嗟咨

安惇宋史奸臣傳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紹聖初章惇蔡卞造同文獄使與蔡京雜治元祐諸臣者即其人也

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黄州小郡夾谿谷茆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原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潁川大姓誰能箠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黄鷄矜爪觜

任伋字師中宋史任孜傳其弟伋亦知名嘗通判黄州當時稱大任小任孜注已見第一卷

黄州元和郡縣志春秋時邾子之地又為黄國之境蕭齊於此置齊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置黄州

平原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德州所屬有平原縣本漢舊縣東北至州四十六里王氏注云孜時爲簡州平原令與詩不合

慎按以上七首施氏原本編鳳翔還朝卷末以愚考之公罷鳳翔在治平乙巳明年丙午四月丁老蘇公憂歸蜀至熙寧已酉免喪入朝又兩年出倅杭州此七首乃已酉以後作今移編

附子由作

一别都門今五年劇談精壯故依然厭居巴蜀千山底決住荆河十頃田老去功名無意取身閒詩筆更能專黄州無事聊須飲世俗方今自足賢

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一本有見寄二字）二首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惰便樗散疎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户要全生

陳州（水經注伏羲神農並都此舜後嬀滿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九域志京東北路陳州鎮安軍節度治宛丘縣去東京二百四十五里）

那更治刑名（潁濵遺老傳神宗嗣

位三年求治甚急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介甫急于財利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青苗法行陳其決不可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陳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睢陽以學官見辟從之

舊隱三年别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閉戸時尋夢無人可説愁還来送别處雙泪寄南州

附子由原作二首

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来陳為懶計傳道愧虛名俎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

諸生

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枕畔書成癖湖邊柳散愁疎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掛墻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谷鳥驚棊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取北窗涼

綠筠堂一作綠筠亭本集先生自書此詩後云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

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年四月乃見處士之子琯請書此本時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自紹聖乙亥上溯熙寧辛亥恰二十五年故知此詩爲辛亥年作楊升雲至治瑞陽志謂綠筠堂在瑞州蘇轍寓此有詩子瞻次其韻云云考欒城集中失原作或筠州别有綠筠堂東坡此詩自爲梁處士所作今依施氏原編

送劉攽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未開

劉攽

宋史劉攽字貢父與兄敞同登科仕州縣者二十年始為國子直講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嘗貽王安石書非新法安石怒斥通判泰州

海陵

輿地廣記泰州有呉太倉枚乘傳不如海陵之倉是也晉安帝置海陵郡唐武德三年改海陵縣太平寰宇記淮南道海陵監煮鹽之務也唐置縣偽唐于海陵縣置泰州按泰州今屬揚州府烏臺詩案謂熙寧三年劉攽通判海州者訛海州當作海陵

蓬萊

施氏原注貢父博記能文章政事件古循吏與王介甫為友介甫得政行新法貢父時在館閣貽書論其不便曰今百姓取青苗錢于官者公私債負逼廹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稱貸之法以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未足不得催二稅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又謂皇甫鎛裴延齡之聚斂商

鞅張湯之變法未有保終吉者介甫大怒斥通判海陵題館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元祐間拜中書舍人卒于官以上皆施注原本所有而新刻删去按貢父時從館閣謫官其題壁詩有却從雲氣望蓬萊之句故先生云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今將原注删去則本詩二語殊無着落且其貽安石書反復痛切而本傳失載亦足補宋史之闕畧特詳録於篇末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烏臺詩案作平生好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公自注邇英閣名黄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搒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錢藻守婺州東都事畧錢藻字純老吳越王五世孫舉進士又中制科為人清謹寡過為治簡静人稱長者英宗時為祕書校理上書請太后還政通判秀州神宗時遷直舍人擢知制誥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云云不及守婺州事曾子固送錢婺州詩序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入館閣編校書籍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而顧請一州欲自試于川窮山險之地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

惜其意而不能已也

東陽

元和郡縣志江南道婺州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都尉孫皓始分會稽置東陽隋平陳置婺州取其地于天文為婺女分野也

邇英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正月置邇英延義二閣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近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慎按烏臺詩案錢藻知婺州館閣同舍舊例餞送席上先索藻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其分得英字作古詩云云此詩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為郡不少自勉强求進但守高義譏時人之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為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語醒後却驚恐得罪以譏新法不便也

附子由作

桃花汴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倦報朝中言

嘖亂喜聞淮上櫓咿呦平時答策詞無枉此去爲

邦學更優自古東陽足賢守請君重賦沈公樓

送呂希道知和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年年送人作太守

坐受塵土堆胸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

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崛㠑負奇表

便合劍珮趨明光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長嘆

美哉河水空洋洋

呂希道 按宋史及東都事畧俱無傳詳見施氏原注新刻本刪節今補錄于後呂希道字景純丞相文靖公之孫翰林侍讀學士公綽之子慶歷六年獻所為文召試賜進士出身入判登聞鼓院歷知解和滁汝澶湖亳七州河南監牧使三司都勾院景純性寛厚沈靜端默熙寧元豐間士急于進取獨雍容其間安分隨所適而樂遇事有不可必力爭及元祐之初吏治寛平景純雅量自如亦不改其故為郡皆有惠政既去而人思之

解梁 水經注涑水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此城也元和郡縣志河中府臨晉縣有故解城在縣東南十八里太平寰宇記後魏及周

之南北二解俱在臨晉縣界今解縣乃隋開皇十六年于猗虞鄉縣置唐于蒲州界别置虞鄉五代漢乾祐中于解縣置州

歷陽

劉禹錫和州廳壁記歷陽古揚州之域秦為九江治所梁之亡也侯淵明與王僧辯盟二國協和而州得名九域志淮南西路和州歷陽郡防禦治歷陽縣

三將相

按宋史宰輔表及宰輔編年錄呂蒙正于太宗端拱元年自昭文大學士參知政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萊國公呂夷簡于仁宗天聖七年自龍圖直學士除同平章事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呂公弼于英宗治平二年自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除樞密副使四年進樞密使詩中所稱三將相謂蒙正夷簡公弼也王氏注于蒙正夷簡而外不引公弼而引公著按公著于哲宗元祐初方入相先生作詩在熙寧中其謬戾昭然施氏補註復踵其訛今為改正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閑官不計員策杖頻過知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揺落漸喜尊罍省僕緣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王誨誨字規父熙寧中為蘇州守注詳後十一卷中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凛凛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遥齊物追莊周

奪官遺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遺墨君解我愁

文與可 施氏原注與可為人靜深操韻高潔超然不攖世故熙寧初王介甫得政時論紛然與可時為集賢校理請遠郡以去東坡忠憤所激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與可每苦口戒之逺其倅杭與可寄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後來得罪果如其言畫竹石妙絶一世得者皆寶之後知洋州改湖州未到郡而卒自以文翁之後號石室先生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陵州 元和郡縣志劍南道東川陵州南北二面懸崖斗絶南臨鹽井太平寰宇記陵州漢犍為郡之武陽縣東境也輿地廣記成都府路仙井監後周置陵州宋熙寧五年廢為陵井監丹淵集中有乞改陵州名狀云

州之所以得名據地理志本犍為興蜀二郡之地在梁為懷仁郡西魏時改陵州因境有陵井故名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以名井復因井名以名州

墨君與可作堂名墨君東坡為記

奪官百范祿文與可墓志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時執政欲興事多所更釐附麗者衆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執據典禮坐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博士知陵州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嘆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

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畧盡惟吾與子猶彷徨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公自注道原父也致仕二十餘年矣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猪羊君歸為我道姓氏一本作名姓幅巾他日容登堂

劉道原東都事畧劉恕字道原王安石與恕有舊欲引恕修三司條例以不習錢穀為辭因言天

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財利為先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奏請恕同編脩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

南康 太平寰宇記江南西路南康軍本江州星子鎮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當要津改鎮為星子縣仍割江州之都昌洪州之建昌以屬焉○按贛州舊名南康康府與此有別

晏嬰 劉為人短小故以晏嬰比之

匡廬先生 東都事畧劉渙字凝之舉進士為潁上令以剛直不屈即棄官而歸家于廬山之陽時年甫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居廬山三十餘年以壽終朱文公壯節亭記畧云凝之官至屯田員外郎家居四十年八十五卒二子長名恕次名格欒城集中有劉屯田哀辭

附子由作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脚脫爭奔徂流萍斷梗誰復數長林巨石曾須臾軒昻顛倒唯恐後嗟予何獨强根株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塗心知勢力非汝敵獨恐清議無遺餘扁舟歲晚告歸覲家膳欲及羞尊鱸隱居高節世所尚挂冠早歲還州閭紛紛世事不著耳得失豈復分錙銖投身固已陷泥滓獨立未免遭霑濡君歸左右識高趣

牛毛細數分賢愚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為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罝罦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按罘音浮通作罦

烟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

我行無疾徐輕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鬧閘發寒波漲

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頹山
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豗瞬息間還挂斗與箕

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緑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

潁水名勝志潁在陳州南五十里通上蔡水出南頓而注于淮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来煩惱盡古井無由波

慎按以下出都赴杭道中作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

轉更崩壞紛綸閲俊髦地偏蓄怪産源失亂狂濤粉黛
迷真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
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暗一作闇
人亡鹿濵翻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
千里哀鳴聞九皐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巨筆屠龍
手微官似馬曹迂踈無事業醉飽死游遨簡牘儀型在
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開卷遥相憶知
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鯈濠恨我無佳句時蒙

致白醪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奔逃舊唐書杜甫傳禄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拜右拾遺明年房琯罷相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醉飽死遊遨舊書又云永泰元年蜀中大亂甫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沿泝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

附張安道原作

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運海張鵬翅追風騁驥髦三春上林苑八月浙

江濤璀璨開蛟室幽深閉虎牢金晶神鼎重王氣
霽虹高甲馬騰千隊戈船下萬艘吳鈎銛莫敵羿
彀巧無逃遠意隨孤鳥雄筋舉六鼇西嚴周廟肅
頌美孔圖褒世亂多羣盜天遥隔九臯途窮傷白
髮行在窘青袍憂國論時事司功去諫曹七哀同
谷寓一曲錦川遨妻子飢寒累朝廷戰伐勞倦遊
徒右席樂善乏干旄萬里歸無路危城至輙遭行
吟悲楚澤達觀念莊濠逸思乗秋水愁腸困濁醪

耒陽三尺土誰爲翦蓬蒿

附子由和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氣力豪近時無沈宋前輩蔑劉曹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搆牢龍騰非有迹鯨轉自生濤浩蕩来何極雍容去若遨壇高真命將毳亂始知髦白也空無敵微之豈少褒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

日旋聞郿時逃妻孥隔豺虎闕輔暗旌旄入蜀營

三徑浮江寄一艘投人慙下舍愛酒類東皐漂泊

終浮梗迂疎獨釣鼇誤身空有賦掩脛惜無袍卷

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相如原並世惠子漫臨濠

得失將誰怨憑公付濁醪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為世所縻黃

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出入

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茆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来掃一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溥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張安道施氏原注張文定公名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後徙揚州以賢良方正射策優等屢遷知諫院元昊叛命六年上益厭兵而賊亦困敝元昊欲自通無由安道上疏顧因郊赦開其自新仁宗喜曰是吾心也西師解安道有力焉神宗擢為叅知政事御史中丞鈥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安道極論不可未幾以憂去位先是知皇祐貢舉嘗辟安石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遂檄使出老蘇公作辨姦

論以譏安石謂必亂天下安道為載于所撰基碣與安石如冰炭安石當軸神宗欲再使共政安石每力排之而安道論新法之害皆深言危語不少屈知陳州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安道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與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以歸故詩云一言有歸志闔府諫莫移也後判應天府陛辭面諭曰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議政不同又欲以卿為樞密使而卿論兵亦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常任宰相者守蜀時得三蘇公皆器異之薦東坡及李大臨為諫官坡下制獄又抗章請命嘗以安道意作諫用兵書其言懇切至到又序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云元祐間以太子太保薨贈司空蘇子由為請謚曰文定居南亭榜所居曰樂全堂東坡為賦詩

南都留臺

晉書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留臺之名始此元和郡縣志河南

道宋州即高辛氏之子閼伯所居商丘今州理也漢為梁國隋于睢陽置宋州太平寰宇記後唐同光元年改為歸德軍至東京三百里輿地廣記宋景德四年陞應天府九域志祥符七年改應天府為南京宋史職官志自太祖以來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是為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三京各守一人以知府兼之按張文定墓記仁宗朝自尚書左丞知南京神宗熙寧中請南京留臺遂知陳州即此時也烏臺詩案熙寧四年五月中軾將赴杭州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本人有詩一首送軾只記得落句云最好乘舟遊禪扉其餘不記却有一詩送本人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其人以要任不可令居閒地

附子由作

識公歲已深從公非一日仰公如重雲庇我貧賤
迹公歸無留意我處念平昔少年喜文字東行始
覯國成都多遊士投謁容如櫛紛然衆人中顧我
好顔色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爾来十六年鬢
髮就衰白謀身日已謬處世復何益從来學俎豆
漸老信典冊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見黜譬如溝中
斷誰復强收拾高懐絶塵土舊好等金石庠齋幸
無事樽俎奉清適居然遠憂患況復取矜式汪洋

際海深澹泊朱弦直徇時非所安歸去亦何失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難必還尋赤松子獨就丹砂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蓽

傅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倉黄求買百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偏愛竹春来相與護龍雛

傅堯俞東都事畧傅堯俞鄆州須城人未冠舉進士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卒謚獻簡紹聖中入

黨籍施氏原注傳欽之本鄆人官孟州樂濟源風土徙焉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方今紛紛俟君来久矣當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愠遂寢司馬温公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為難耳

濟源草堂水經濟水出王屋山注云山下有濟源廟太平寰宇記孟州濟源縣在州西北四十里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出平地有二源名勝志濟源草堂在濟瀆廟西宋知河陽軍傅堯俞建俗呼其遺址為傅家林

附子由作

聞有高居值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園通濟水池

塘好花近洛川顔色深人去節旄分重鎮客来猿

鶴感幽吟淇溪雨過西湖漲歸興蕭然定不任

陸龍圖詵挽詩

挺然直節庇峨岷謀道從来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産

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别樽酒岐陽一夢新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公自注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

龍圖宋史職官志龍圖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員凡館閣久次者必遷直龍圖閣爲擢待制之基也元豐後爲補外者貼職閣中奉太宗御製及世譜圖書符瑞之物何氏語林舊制直龍圖閣謂之

假龍待制謂之小龍直學士謂之大龍學士謂之老龍凡帶此職例呼龍圖

陸詵宋史陸詵傳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初通判秦州歷知桂州延州秦鳳晉州真定成都與詩中六州正合施注以為秦鳳未上而改命而公詩有樽俎岐陽一夢新之句似指其在秦鳳時事所未詳也

附子由作

擁節西來未一年淒涼道路泣東轅蜀都富樂真當惜民事艱難誰復論白馬何人趨遠日青蜀盈東更無言異時歸去逢遺老空聽咨嗟述舊恩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搢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凉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胡完夫東都事畧胡宗愈晉陵人胡宿弟之子也舉進士甲科神宗朝同知諫院時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蘇頌李大臨以不草制落職宗愈封還詞頭坐奪職通判真州哲宗即位還中書舍人給事中累遷御史中丞尋拜尚書左丞卒謚修簡後入黨籍

次韻柳子玉過陳絶糧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吠强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

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顔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情味真嘗徧試問於今底處一作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

南行千里知一作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錢唐潮候圖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萬鼓音

附子由次韻二首欒城集題云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

局冷曾非簿領迷幽居渾似未官時忽聞客至驚

還喜出見泥深笑不知謀拙未能憂歲計身閒聊可飽晨炊行舟借問何匆草淮口無潮月正虧

獻酬不用辭升斗曲直何勞問尺尋要路風波無限惡謫居情味最能深交從錦水初無間鄰卜共山已有心草聖詩豪並神速數因南雁惠佳音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辭

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即一作輒醒從今得閒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潁州元和郡縣志河南道潁州漢汝南郡之汝陰縣地後魏孝昌四年改置潁州西北至汴七百里東南至壽州二百五十八里程大昌演繁露神宗初封潁王故元豐二年升為潁昌軍為王封之舊也張舜民以為熙寧初者誤

清潁元和郡縣記潁水自項城縣界入州名勝志古語云世亂潁水濁世治潁水清

三度別嘉祐六年先生赴鳳翔任子由留京師別于鄭州西門外治平三年先生自鳳翔還朝子由出為大名推官詳見欒城集

去莫如子今先生赴杭子由自陳送至潁州而別

猛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月軾赴杭州時弟轍自潁州相別後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初別子由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為弟轍曾作制置條例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乞罷說轍去之勇決亦諷朝廷新法不便也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此語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宛丘元和郡縣志宛丘本漢陳縣髙齊時移項縣理於此隋改宛丘縣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郭璞注今在陳州太平寰宇記云東南至潁州三百里歲在東歲星在東方謂甲寅年也先生于辛亥冬赴杭歴二年至甲寅春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果有移知密州之命洵不食此言矣

附子由次韻二首

託身游宦鄉終老羨箕潁隱居亦何樂親愛形隨影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翩然事舟楫棄此室廬靜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警永懷江上宅歸計失不猛人生狗所役有若魚墮井遠行豈易還劇

飲終難醒不如早自乞閒日庶猶永世事非所憂多憂亦誰省

放舟清淮上蕩滌洗心胸所遇日轉勝恨我不得同江淮忽中斷陂塘何重重紫蟹三寸匡白鳧五尺童赤鯉寒在汕紅粳滿霜風西成百物賤加餐慰貧窮胡為復相念未肯安南東人生免飢寒不受外物攻不見田野人四壁編茆蓬有食輙自樂誰知富家翁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崖崩澗絶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烟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畧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歐陽少師 東都事畧歐陽修仁宗嘉祐五年為樞密副使明年拜參知政事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以譏切王安石遂聽以太子少師致仕揮麈前録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自是遂以為例歐陽年譜公致仕于熙寧四年歿于熙寧五年東坡倅杭正歐公初歸潁時也

畢宏 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歷五年為給事中改京兆少尹為左庶子樹石擅名于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封演聞見記宏善畫古松

韋偃 名畫記韋鑾工龍馬弟鑾工山水松石鑾子鶠後見張璪於是閣筆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舉俗人空知鶠善馬不知松石更佳也宣和畫譜鶠雖家學而烟霞風雲之變輪囷離奇之狀過其父遠甚

摹寫物象 元稹杜少陵墓志擺去拘束摹

寫物象

附子由作

石中枯木雙扶踈槩然脉理通肌膚剖開左右兩
相屬細看不見毫髮殊老楞剝落但存骨病松憔
悴空留鬚丘陵迤邐山麓近雲烟澹靄風雨餘我
驚造物巧如此刻畫瑣細供人須公家此類尚非
一客至不識空嗟呼案頭紫雲抱明月牀上寒木
翻飢烏賦形簡易神自足鄙棄筆墨嗟勤劬天工

此意與人競雖出變怪驚群愚世間淺拙無與敵

比擬頗有公新書

陪歐陽公燕西湖

謂公方壯鬚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朅来湖上飲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插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不惡誰能忍飢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城上烏棲暮靄生銀缸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

坐無桓伊能撫箏

西湖潁州西湖注詳第二卷坐無桓伊施氏原注歐陽文忠公事英宗神宗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出典亳青二州擢宣徽使判太原遣內侍賜告諭赴闕欲留共政力辭乞守蔡州在亳六請致仕至蔡復請乃許公年未及謝天下高之舊號醉翁晚又號六一居士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郡有西湖尤愛之是時王介甫得政推行新法小人用事公為郡不忍以法病民介甫舊出公門至是懼其復用間惎甚深毀阻不已謂必無補時事但使異論者附之遂聽歸老東坡用桓伊事意實在此居潁纔一年薨年六十有六

附子由作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来築室傍
湖東勝游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髪先衰對酒清
歡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名付與他人知平
生著書今絶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来湖上尋舊
游坐令湖水生顔色酒行樂作游人多爭觀竊語
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奈此游人何

十月二一本作一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

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嘬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人
更傳呼弱纜恃菅蒯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鬼神欺
吾窮戲我聊一噫餅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渦口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渦口入淮是也困學紀聞渦口在濠州鍾離縣西北九十里陳克東南防守利便云淮南之浸有淮水淝水渦水皆在淮北晉魏侵吳必自譙入渦元魏時作十三城於渦口泗州志云渦河發源自葛河口西來至亳州界黃河從西北注之至亳城北與馬當河合經蒙城流至懷遠縣東入淮謂之渦口以水勢曲折旋轉故名貫似道奏疏謂渦口上環荆山下連淮岸險要可據者是也 長淮 圖經云淮河四瀆之一自泗州龜山東北流與汴河合東

北入海即長淮也兩山水經注荆塗二山對峙為一脉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汎濫為害乃鑿山為二以通之按兩山今在懷遠縣南桑本易否卦九五繫于苞桑疏云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

附子由和

長淮暮生風来自渦河口新舟雖云固波浪亦難受詩来話艱危一作厄驚恐及兒婦憶同泝荆峡終夜愁石首餘飈入幃幄跳沫濺窗牖平生未省見驚顧欲狂走爾来涉憂患漸覺成老醜遥喜波浪

中時能飲醇酒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一作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蒼茫

潁口水經淮水東流與潁口會又東北逕壽春故城西

壽州元和郡縣志秦九江郡南北朝為壽春隋改壽州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壽州壽春郡宋升忠臣軍節度西北至東京八百五十里東至濠州二百二十里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移壽州于下蔡以舊壽州為壽春縣

附子由次韻

清淮此日見滄浪始覺南来道路長窗轉山光時隱見船知水力故軒昂白魚受釣收寒玉紅稻堆場列遠岡波浪連天東近海乘槎直恐漸茫茫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雅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繞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欲將燒燕出潛虬一作蚪使君惜别催歌管村巷驚呼聚玃猴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李定

王明清揮麈前録李定同時有三人其一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之甥欲預賽神會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大獄者又李定字資深元豐中御史中丞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徧歷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蓋濟南人也世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辨又按烏臺詩案亦有兩李定其一人即御史中丞上疏劾東坡者其一在逖受先生譏諷文字收坐人姓名内未詳孰是

城東龍潭

水經注肥水又西逕東臺下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滙成潭名勝志三國時安豐郡隋改壽州芍陂在城東後漢建安十四年鄧艾重修此陂所謂龍泉之陂良田萬頃

附子由次韻

東行取次閲三州擊鼓清晨復解舟車騎紛紜追
過客鼓鐘淒咽動潛虬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
嫌誚沭猴頼有故人憐遠適殷勤屢勸酒行周

濠州七絶

塗山公自注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地埋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黄能廟
烏鵲猶朝禹會村

濠州杜祐通典春秋鍾離之國隋開皇二年改濠州因水為名元和郡縣志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阻

淮帶山為險自貞元以後州西渦口對岸置兩城東至楚州四百二十里西南至壽州二百二十里

塗山 水經注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左氏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山巔有禹廟王應麟困學記聞塗山地里志謂在壽春東北按漢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漢之當塗今濠州鍾離也塗山在濠州確然無疑施注新刻雜引吳越春秋蘇鶚演義衆說紛紛可刪也

禹會村 太平寰宇記塗山西有禹村帝王紀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在揚州之域今鍾離邑界有當塗故縣存宋濂記畧云自塗山足曳杖入山三四里至聖水泉亭又一里至山巔禹廟在焉游目四顧壽春臨濠宿州皆在寘濛中山下聚落甚盛名禹會村山麓有鯀廟

附子由和

娶婦山中不肯留會朝山下萬諸侯古人辛苦今誰信只見清淮入海流

彭祖廟公自注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鬬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著子時

彭祖廟世本陸終之子其三曰籛是為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太平寰宇記彭祖廟在濠州子城上東北角

雲母山祝穆方輿勝覽雲母山在臨淮縣南四十里山出雲母縣西有慶集坊以彭籛嘗寓此太平寰宇記雲母山一名濠上山在濠州東南又云雲母自彭祖始食之時人共傳採於此

附子由和

長説先師似老彭共疑好學古先生不知亦解飧雲母白日登天萬事輕

逍遥臺公自注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為堂

常怪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誰信先生無此懐

逍遥臺太平寰宇記南華真人冢在州東二里開元寺講堂後唐刺史梁延嗣累土為之刻莊子像于上九域志以為莊子墓在馬又云潛龍殿在莊臺寺南唐主李昇微時常寓寺中即今開元寺

附子由和

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觀魚臺元和郡縣志莊周臺在鍾離縣西南七里濠水經其前太平寰宇記莊子與惠子觀魚即此又名觀魚臺

附子由和

莊子談空惠子聽郢人斤斧嗟忘形莫嗟質喪無知者對石何妨自說經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蒼黄不負君王意只有虞姬與鄭君

虞姬墓太平寰宇記在定遠縣南六十里高六丈名勝志今俗名嗟虞墩 鄭君史記不載其名按南宋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引唐世系云鄭君名榮大司農鄭當時乃其後云

附子由和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與虞姬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四望亭公自注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為作記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頹垣破礎沒柴荊故老猶言短李亭敢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

四望亭李紳四望亭記濠城之西北隅廻環者可數百里而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閡郡守彭城劉

君嗣之步屐所及悅而創亭焉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濠傍瞰城邑四封五達皆可洞然短李白居易詩笑勸迂辛酒狂吟短李詩

附子由和

唐史不聞劉嗣之空傳短李舊歌詩高亭毀盡惟存記猶有區區父老知

浮山洞公自注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

浮山水經注淮水又東逕浮山元和郡縣志梁時童謠云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遂于鍾離南起浮山堰太平寰宇記浮山在泗州招信縣西七十里下有石穴每淮波汎濫不能没其穴

慎按錦繡萬花谷載此詩題云靈巖寺在浮山頂上起句人言作人云洞府是作寺是六與此小異

附子由和

洞府原依水面開秋潮每到洞門回幽人燕坐門前石長看長淮船去来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挂帆却西邁此計未為非洪

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来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舞澎湃終夜摇窗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洪澤名勝志洪澤在清河縣東南六十里湖長八十里 淮陰水經注淮水又北逕淮陰故城說文在水之南曰陰也太平寰宇記淮陰本漢舊縣在楚州城西五十里宋于此置北兖州隋重置淮陰縣

附子由次韻

昨夜宿洪（欒城集作鴻訛）澤再来遂如歸却行雖云拙乘險諒亦非誰言淮陰近阻此駭浪飛長風徑千里蛟蜃相因依耿然恃一葉此勢安可違冒涉彼何人勇決生慮微欲速有不達魚腹豈足肥風帆尚可轉野廟誰能祈但當擁衾睡慎閉窗與扉夜聞聲尚惡起視聊披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一作十月六日）

風高月暗雲水（一作水雲）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

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来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戸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頹墻使君来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怳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黒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山陽戴延之西征記山陽縣有山陽津故名太平寰宇記楚州淮陰郡理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在射水之陽也晋改射陽為山陽西北至東京二千二百五十里南至揚州三百里

附子由次韻

君不見天高后土黃變化出入惟陰陽旋凝細霧作飛雹復遣震雷追日光可憐萬物甚微細坐聽百變隨顛僵深根固蔕無計遯倏来忽反安能防平生未見寳驚耳稍遠不知如隔墻君看歌舞醉華屋下有纍縶排兩廊眼前苦樂尚懸絶空中造化知有亡我居宛丘厭凝沍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膏澤利牟麥恣食餅餌真嘉祥山陽所記亦何

事有酒胡不盡一觴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墨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来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怳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閧

送劉郎 送劉攽倅海陵詩見本卷 **我命不在天** 尚書我生不有命在天 **再傷弓** 施氏原注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與王介甫素厚迨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為絶倒然意終不平初以館閣校勘同知禮院與介甫考開封試因爭小畜二音語言往復為御史彈奏罷禮院及考功矣介甫又告神宗曰司馬光朝夕所與切磋者乃劉攽蘇軾之徒觀近臣以其所主其人可知也尋出知海陵貢父先既被劾又為介甫所斥故云再傷弓新刻本將此段刪去今補録

廣陵 元和郡縣志廣陵吳王濞所都周四十里太平寰宇記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州城置在陵上一名崑崙岡漢為江都國隋開皇九年改揚州唐天寶元年改為廣陵郡宋為大都督府治江都縣西北至東京一千九百四十里

竹西 寶祐維揚志竹西亭在禪智寺前官河岸取杜牧之詩語也

灣口 名勝志茱萸溝在江都縣

東北十里從合瀆渠東過茱萸埭七十里至岱石湖又西四里對張綱溝入海陵縣界阮昇之記謂吳王濞開邗溝通運至海陵倉東北有茱萸村云按揚州志茱萸灣俗名灣口亦曰灣頭吾邦正喧闐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月内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并館職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别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為韻内寄攽詩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闐云云言杭州監司所聚初行新法事多不便也

附子由次韻

貢父少多才交游一何衆談辭坐傾倒玉麈日揮弄遨巡不為虐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

嘲諷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力貢舌在終自奇髀滿

安足痛人生百年内僅比一朝夢駸駸就銷涸斗

水傾漏甕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閒

何似兩耳関

孫巨源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

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来

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

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捃我稿類中散子通眞巨源絶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

孫巨源 宋史本傳孫洙羈丱能文未冠第進士歐陽修等舉應制科進策十五篇指陳政體韓琦讀之嘆曰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神宗主王安石新法洙知不可而欝欝不能有所言但力求外補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取盈洙力爭之尋勾當三班院進知制誥自直學士擢翰林學士時叅知政事缺將用之竟卒年四十九施氏注謂巨源與東坡異趣故用王孫猿事終以絶交之句其責之深矣海昌陳氏訂曰巨源與先生同舍介甫柄政同舍禁相往来故詩云終歲不及門深嘆京輦不得聚會而幸廣陵之得會也但君子小人異趣恐反以逐客相

聚為排根然吾輩相契不啻竹林諸賢小人力能出之于外使奔走南北而終不能絶君子之交詩意展轉正如此若如施注是巨源為小人矣且吾儕二句與異趣二句上下語氣如何相屬此大謬也慎又以本集考之先生次韻孫巨源海州詩有他時當有景孫樓之句後登景疏樓又有懷巨源永遇樂詞元祐中同子由訪王定國時巨源已没復感念存殁為之悲嘆蓋二人生死交情如此施注似不足據故采吾友之論而以己意辨証之

東南奔 唐沈傳師詩承明年老輙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

附子由次韻

巨源學從横世事夙討論著書十萬字辨如白波翻諫垣適多事憂心生病根立談信無補閉口出

國門棄置臥江海閲嘿寧復言朝行共長嘆逐客繼二孫南方固鄉黨謫宦侶鶴猿風俗未寧靜朋黨爭排根引去良自得獨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蓋方駿奔

劉莘老

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峩冠挹（茗溪叢話作揖）搢紳如（一本作而）令三見子坎坷為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愠喜子豈真

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野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

劉莘老宋史本傳劉摯渤海人嘉祐中擢甲科後為御史入見神宗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屢疏論新法之害語甚激切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許但謫監衡州鹽倉元豐初再遷右司郎中以事罷歸哲宗即位擢御史中丞連進尚書左丞中書門下侍郎勇于去惡為朋讒奇中以觀文學士罷知鄆青二州貶分司南京蘄州居住陷邢恕之謗再貶新州安置數月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

幕府東都事畧摯初舉進士調知南宮縣從江陵府觀察推官施氏原注東坡以治平丙午夏奉老蘇公喪歸蜀道江陵而忠肅正在荊州幕府故詩云云

再見明光本傳又云因韓琦薦除館閣校勘累擢檢正中書禮房才月餘為監察御史裏行

屈子鄰烏臺詩案贈劉摯詩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意謂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緣是時聞說摯為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為當

芻狗烏臺詩案莊子詆毀孔子之言皆先王之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軾意以譏執政大臣在田里時自比伊尹太公及試用大謬戾便當罷退不可再施用也苕溪漁隱東坡詩士方在田里云云與劉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荆公也

附子由次韻

莘老舊徒步首與觀國賓儼然自約束被服𢿱與

紳　䏶勉丞相府接迹與臺臣顧慊任安躁未忍裂
坐茵推置冠獬豸謂言我比鄰三晉固多士骯髒
存斯人竄責不敢辭狂言見天真南方異風俗强
食魚尾莘應同賈太傅抱屈恥自陳猶有痛哭書
受釐定何辰

蘇詩補註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詩補註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黄譽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補註卷七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古今體詩五十首 起熙寧辛亥冬自潤州抵杭州通守任合明年壬子春夏作

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鞾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烏驚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公自注是夜所見如此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驚一作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金山太平寰宇記金山澤心寺在潤州城東南揚子江中因頭陀開山得金故名金山寺頭陀巖記謂金山之名始於李錡奏請王象之云按唐書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韓滉亦總兵臨金山則建中時已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　江心炬火劉辰翁以為龍不知何据存以備考　如江水晉書祖逖傳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

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詩話總龜東坡游金山結四句

蓋與江神指水為誓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

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然後謂之盟

也送程六表弟云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附子由和

長江欲盡闊無邊金山當中惟一石潮平風靜日

浮海縹緲樓臺轉金碧瓜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

濤與海平中流轉柂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

中岑寂恐未足復將江水遶山麓四無鄰家羣動

息鐘聲鏗鍠荅山谷烏鳶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

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遊人上下奪巖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往迎來何時竟朝遊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跡絶時有沙戶祈春蠶公自注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

同遊與盡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

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

公自注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為同龕困

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饑餓古亦有無

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

當投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留茆庵

焦山　太平寰宇記焦山海口之戍也京口三山志焦山在京口東北九里江中與金山相望唐圖經云後漢焦光隱此故名按焦光一作先高士傳云世莫知其所出或云生漢末嘗結草廬於此山後野火

燒其廬因露寢大雪袒臥不移三詔不起因以三詔名洞山之東北有二島對峙謂之海門上有焦山寺

附子由和

金山遊徧入焦山舟輕帆急須臾間涉江已遠風浪潤遊人到此皆爭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長關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絶勝無此閒野僧終日飽一飯與世相視如髦蠻門無舟楫斷還往說法教化黿鼉頑偶然客至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鐶岷峨正在日入處想像積雪堆青鬟稲田

一頃良自給仕宦不返知誰攀久安禄廪農事廢强弓一弛無由彎行逢佳處輙嘆息想見茆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隱稻田沛沛魚斑斑

甘露寺

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易闌但有相携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公自注欲游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

惟見烟中竿狠石卧庭下穹窿如伏羱公自注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琱鑽一談收犄子再説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陁受百斛積雨生微瀾公自注大鐵鑊二按銘梁武帝所鑄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獨能完僧繇亦化人霓衣挂冰紈隠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公自注畫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赫赫贊皇

公英姿凛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撑雲峰裂根入石窟蟠公自注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雜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嘆公自注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穆宗皇帝造福所葬者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嘆不待雍門彈

甘露寺太平寰宇記甘露寺在潤州城東角土山上晴明軒檻俯見揚州京口三山志北固山上

有亭屋五間舊經云孫吳甘露五年建因以年號為寺名九域志甘露寺前對北固後枕大江唐李德裕建時甘露降此因以為名按會昌一品集中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當從九域志為是

大明寺　輿地紀勝大明寺在揚州蜀岡側盛儀維揚志寺在江都縣西北古之棲靈寺也

狠石　蔡寬夫詩話甘露寺中有塊石耆老傳稱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議曹操處與先生自注不合

鐵鑊　名勝志甘露寺中鐵鑊甚鉅梁天監十八年造在解脫殿前銘曰湍貯甘露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後二行書官人名并五十石鑊四字

不刊　杜預春秋傳序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廣武　元和郡縣志滎澤縣有廣武城在三皇山上或謂之三寶山上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步水經注高祖與項羽對語羽射高祖中胸處也

附子由次韻

去國日以遠涉江歲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留清歡遷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涉甘露爽高棄征鞍超然脫闤闠穿雲撫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寬潮來聲洶洶望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船冉冉移檣竿水怪時出没羣嬉類猨獂幽陰自生火青熒復誰鑽石頭古天險憑恃分權瞞疑城耀遠目來騎驚新觀聚散定王業成毀猶月團金山百

圜石岋岋隨濤瀾猶疑漢宫廷屹立承露盤狂波
汹吞噬萬古嗟獨完凝眸厭滉漾繞屋行盤跚此
寺歴今古遺跡皆龍鸞孔明所坐石胖𤨏非人刋
經霜衆草短積雨青苔寒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
干陂陀故鑊在甲錯蒼龍蟠衛公秉節制佛骨埋
金棺長松看百尺畫像留三嘆新詩語何麗傳讀
紙遂刋嗟我本漁釣江湖心所安方為籠中閉仰
羡天際摶游觀惜不與賦咏嗟獨難俸禄籍升斗

虀鹽嗜醎酸何時扁舟去不竢官長彈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茆屋蒼山根嘲吟草木調蠻獠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朝昏胡為譏評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為繁柳雖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憮然嬌姿共愛春濯濯豈問空腹修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夜愛疎影揺清圓風翻雪陣春絮亂蠹響啄木秋聲堅

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悽愴驚寒温南山孤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柳湖 名勝志柳湖在陳州城北子由為教授時剏亭於上 譏評 施氏原註云按子由詩意謂柳花入水為浮萍松性堅耐其露墜地為茯苓功力十倍鍾乳故東坡有是句 生意 庾信枯樹賦老樹婆娑生意盡矣

附子由原作

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挿不須根根如臥蛇身合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墻渡

水無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顔色昏偶

然直墮湖水中化為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

定物性不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

蛟龍蟠秋深葉上露如雨傾流入土明珠圓爽春

發生葉短短根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品

氣力直壓鍾乳温物生禀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

愚賢自注嘗見野人言柳花入水為浮萍松上露墮地為僊茅陰乾服之益人古方云十斤鍾

乳不如一斤僊茅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衝殘雪來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徑須煩麴糵增年誰復怨羲娥良辰樂事古難並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原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楊褒歐陽公有於劉功曹家見楊褒女奴彈琵琶詩餘無可考佳人唱踏莎佳人當指琵琶妓也樂府有踏莎行放朝司空圖詩高秋期野步積雨放趨朝

慎按施氏原注楊褒於治平間通判潁州先

生次韻詩疑亦過潁州時作而無確據聊從

舊本編此俟再考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眼看時事力難勝苕溪叢話作任訛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

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初到杭州宋史本傳王安石欲變科舉公議上即日名對安石之黨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會上

元勅府市浙燈軾疏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復上書論其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

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按年譜先生於熙寧四年十一月到任時事子由所作先生墓志云是

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二月内初任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云云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已才力不能勝任也

聖明寛大許全身衰病摧頽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竈請比鄰

聖明寛大咸淳臨安志熙寧三年詔江淮發運湖北運司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買販及令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温劾奏故也景温與王安石連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頴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然軾自此留京師幾一歳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由陳

赴杭此段可補本傳墓誌之缺

附子由次韻二首

吏治區區豈不勝樂城集作任者訛吳中已自富才能還

應占位書名姓學取藍田崔縣丞

試盡風波萬里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恩

仍厚還與從來舊卜鄰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擁褐横眠天未明衰鬢鑷殘敧雪領壯心降盡倒風旌自稱丹竈錙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公自注俗謂竹几為竹夫人

附子由作

鑿地泥牀不費功山深炭賤火長紅擁衾熟睡朝衙後抱膝微吟暮雪中寵辱兩忘輕世味冰霜不到傲天工遥知麻步無人客寒夜清尊誰與同

紙帳

亂文龜殻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潔似僧巾白疊布
暖于蠻帳紫茸氊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
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附子由作
夫子清貧不耐冬書齋還費紙重重窗明曉日從
教入帳厚霜飈定不容京兆牛衣聊可藉公孫布
被旋須縫呉綾蜀錦非嫌汝簡淡為生要易供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一作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一作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兹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惠勤惠思本集錢塘勤上人詩序云佛者惠勤從歐陽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

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咸淳臨安志惠勤餘杭人同時有惠思王安石送惠思詩云緑浄堂前湖水緑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為道仙人憶酒家今於潛西菩明智寺有思所作浴堂記

寶雲山 西湖遊覽志寶雲山在西湖之北大佛寺之西寶雲之支渡西泠橋以入孤山咸淳臨安志寶雲寺乾徳二年錢氏建舊名千光王寺古蹟有靈泉井錦塢初陽臺

孤山 咸淳臨安志孤山在西湖中稍西一嶼聳立旁無聯附為湖山勝絶處舊有智果觀音院瑪瑙寶勝院報恩院廣化寺西湖游覽志孤山巋介湖中碧波環繞唐宋間樓閣參差彌布椒麓

浮圖 翻譯名義窣堵波西域記云浮圖此翻圓冢亦翻高顯義依梵本瘞佛骨所是名曰塔

附文與可次韻二首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峯孱顔石穿
漏雪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孥會挈爾去
相與娛宦遊若不求此都腰間釆組徒云紆子瞻
鳳味新結廬日娛其間興不孤平生美志自償足
休問淵眼生萑蒲有物可比中鄙夫蜉蝣朝生死
于晡公攘顯奪入闕一字篋驕揮毋乃非良圖子瞻
之樂固有餘辨說是非從魯遽我今有索君勿逋
歸日好景為我摹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為放浪檢束
外日與隱者相招呼籃輿往往從以拏靈運石壁
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磴紆過客
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
當截無限春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
已晡安得世上有絶筆盡取君詩粧此圖此身之
外何羸餘栩然而覺其夢蘧請看湖上人名逋此
子形相誰解摹

蘇子容次韻一首

臘日不飲獨游湖如此清尚他人無唱酬佳句如連珠況復同好相應呼君常聽事嗟罪孥雖在樂國猶寡娱是社稷臣魯顓臾直道自任心不紆最愛靈山之僧廬彼二惠者清名孤案上梵夾牀龍鬚爐銷都梁饌伊蒲潔行自欲敦薄夫長吟擁褐忘旰晡坐客不設氊氍毹對境如看方輿圖君懷經濟才有餘名聲妖孽徽顏蘧且來山林尋遯逋

更玩四營兼參摹

子由次韻一首

鳥依山魚依湖但有所有無所無輕舟沿泝窮遠
近肩輿上下更傳呼翩然獨往不携孥兼擅魚鳥
兩所娛困依巖石坐巉絶行牽翠蔓隨纏紆道逢
勤思訪其廬誦詩清切秋蟬孤隱居羞踏陌上土
何人起爱輪下蒲水南巷中羅百夫雞鳴朝謁至
日晡人生變化安可料憐汝久遯終無圖鳧鷖不

足鶴有餘一俯一仰戚與蘧嗟我久欲從逃逋方圓不敢左右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荅之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烏臺詩案作保伍罪及孥公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嘆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塵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鞵短後苕溪叢話作襪隨獵夫

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峯圖吾年凜凜苕溪叢話作五十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

李杞寺丞按李杞熙寧七年以三司判官提舉成都茶事初立茶法禁止民間私賣先生詩有茶為西南害岷俗記二李謂杞與稷也朝晡趙與時賓退錄古之刻漏夜有甲乙丙丁戊晝有朝禺中晡夕潘閬沈括筆談潘閬字逍遙錢塘人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為友後坐盧多遜黨亡命廢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會赦以四門博士名之送信州安置放棄終身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潘閬居錢塘工唐風惟落魄不檢為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捕閬急閬自髡易緇上怒既急有為閬說者上旋悟勅

授四門助教未幾論者謂閭終泰黨語多怨望編置
信州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譖趙
普不行普相而多
遜罷故閭終不免
烏臺詩案熙寧五年軾任杭州通判於十二月內與
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李杞因獵出游孤山作
詩四首內第二首有譏諷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
箠環呻呼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
又曰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以譏諷朝
廷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曰歲荒無
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畫鵠不成猶
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畫賑
濟又恐朝廷不從反
似畫虎不成類狗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漁釣刺史寛大容歌呼君恩飽暖及爾孥才者不閒拙者娛穿巖度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遊無伴籃輿孤作詩雖未造藩閫破悶豈不賢携𥸤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箧櫝富有餘莫惜錦繡償菅蒯竆多鬬險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

刺史時沈立為杭州守注詳第八卷雙蓮詩下三百六十古精廬西湖遊覽志餘

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後增為四百八十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

樗蒱　程大昌演繁露樗蒱之名至晉始著其流派自博出博用六子樗蒱則用五子刻木為之兩頭尖鋭中間平廣狀如今之杏仁凡一子悉為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為章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雉凡投子者五皆黑則名盧在樗蒱為最高之采挼木而擲往往叱喝故名呼盧其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其采名雉降盧一等或名為梟皆勝色也有樗蒱經不知作者姓名今骰子之制乃祖五木兩頭栽去尖鋭而感長為方既有六面必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黑白兩面矣

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黄金斗量珠運

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官游散其拏宮闕留與閒人娛盛
衰衰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
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尺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
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
勝絮被縫海圖清風徐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歸
時棲鴉正畢逋孤烟落日不可摹

靈隱 葉紹翁四朝聞見録虎林山即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為武林樓攻媿詩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

後山　母
乃是
錢塘湖 咸淳臨安志西湖在郡西舊名錢塘湖源出武林山周圍三十里自唐及

國朝號遊觀勝地

錢王宮闕　徐一夔吳越國考吳越國在杭州鳳皇山下其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咸淳臨安志不言在鳳皇山下宋政和中孫沔守杭蔡襄為撰雙門記云錢氏依山阜以為治而雙門置木石鋼金鐵用為敵備沔以為非禮制改作之則錢氏宮室在鳳皇山下

無飛來　晏公類要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兹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因挂錫造靈隱寺號其峯曰飛來太平寰宇記靈隱山在錢塘縣西十五里本名稽留山今立寺焉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

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蹊何足道
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茗溪叢話
終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作
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别駕無功勞畫堂五丈
容旂旆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
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
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伎

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齋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讀律 宋史熙寧六年於國子監置律學又選舉志王安石變法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元豐六年國子司業朱服言命官在學公試律義斷案俱優准吏部試法

授官餘杭 太平寰宇記江南道杭州餘杭郡因縣以立名隋平陳合錢塘綏安鹽官餘杭四縣置杭州在餘杭縣十年移州於錢塘城十一年復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即今郡也煬帝初為餘杭郡唐武德四年復為杭州吳越時為衣錦軍宋改寧海軍節度

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條內戲子由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

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陛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方朔陛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以譏諷朝廷新差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擿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為學官故有是句又云平生所慚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復耻矣以譏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陽虎也○愼按施氏王氏注所引烏臺詩案多缺落不全故於補註悉皆詳錄此段施注

刻本已全載今仍錄入者蓋詩案即本詩注脚比之公自注義例不得不載也餘倣此

附子由次韻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濟無行舟宦游已如馬受軛衰病擬學龜藏頭三年學舍百不與糜費廪粟常慙羞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却掃誰與語晝夢時作鈞天游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閒何異端居割蜂蜜懷安已久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杭

軍府百事勞經年未見持干旄賈生作傳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離騷煩刑弊法非公耻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藐何自聽諄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敝宅今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去須膰肉嫌無名掃除百憂惟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附文與可次韻

子由在陳窮于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

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
屬他人羞猶勝俁俁彼賢者手把翟籥隨羣優岋
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鵝鶩遊文章豈肯用一
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畜未嘗資己身榾榾恰同
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
謬守畢且勞馬前空愧持旌旄平生讀書若箕詀
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眞可恥欲撻羣邪無
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

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較女子小人知重輕

送蔡冠卿知饒州

吾觀蔡子與人游掀髯笑語無不可平生儻蕩（苕溪叢話作倜儻）不驚俗臨事迂濶乃過我橫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强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久（苕溪叢話作却）理鄱陽柂莫嗟天驥逐羸牛

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眞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

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

蔡冠卿鄱陽記蔡冠卿字元輔慶歷六年進士歷知鄢陵縣遷大理少卿出知饒州後人畫像配范文正饒州徐湛鄱陽記郡北有堯山地加饒衍益食而為饒矣九域志江南東路饒州鄱陽郡治鄱陽縣儻蕩漢書史丹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注云儻蕩疎誕無檢也獨守廷尉法施氏原註初知登州許遵因婦人阿云傷夫獄遵言大理審刑所定刑名不當翰林學士王安石是遵議熙寧元年七月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富弼曾公亮為相皆不然之二年二月三日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裁而安石以右諫議參知政事奏言謀殺刑名論辨

已一年宜早裁處上令與富弼議弼辭以素不曉刑名但人說諫議以謀與殺分為二等破析律文先是呂公著韓維錢公輔定案問欲舉如安石議詔依所定而審刑院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皆以為不當詔安石與刑寺官會議恢尋出使師元冠卿合奏不肯與安石會議詔以師元等所議下安石安石詰難條奏至二月三日乃有前降指揮而安石是日得政判刑部劉述丁諷奏以為不可用封還中書安石與參政唐介爭議于上前上卒從安石議冠卿既與安石不合遂補外得饒州東坡送行詩意蓋用此

此段施氏舊刻所有可補宋史之抉而新刻删去今為補録

烏臺詩案熙寧五年二月内大理少卿蔡冠卿准勅差知饒州軾作詩送之除無譏諷外其云橫前坑穽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朝廷用事之

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路也又爾來變化二句以譏士大夫為利所誘脅變化從之雖舊號剛强今亦然也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言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以致不進用出守小郡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不才比羸牛以譏諷進用之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玉經火不變然後為良言冠卿經歷艱險折挫節操不改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寐言人事得喪古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不必常進冠卿不必常退也

慎按施氏原本此詩編初到杭州之前與原注不合原注云蔡冠卿與王安石議刑獄不合補外得饒州事在熙寧二年二月烏臺詩

案則云五年二月兩處互異依施注此詩應在送曾子固倅越之前不當編入倅杭時依詩案則應編壬子二月以後亦不當在辛亥冬今改編于此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盡書籍中曲盡絃猶在器成機見空妙哉斵輪手堂下笑桓公

慎按外集古書作書籍此詩施氏原本不載

新刻載續補下卷止有前四句今從外集采

其全篇編倅杭卷中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户卧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愚張君眼力覷天奥能遣荆棘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才多事少厭閒寂卧看雲烟變風雨笋如玉筯椹如簪

强飲且為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

春濃睡足午牕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越州　元和郡縣志浙東觀察使治越州秦會稽郡漢順帝時浙江東西分吳越隋改越州太平寰宇記宋為鎮東軍節度使施武子會稽志王羲之為會稽内史王述為揚州牧羲之耻之求分會稽為越州不果至隋而會稽卒為越州蓋本于此名勝志南渡後始改名紹興府

張中舍壽樂堂

施氏原注云紹興初僉書判官丁君載新是堂郡人傅給事崧卿嘗作記其畧云堂在判官廳事之西南熙寧五年簽書公事太子中舍張次山字希元實始創建余從伯父奉議館于張為之記兒童時嘗見石本大抵謂此堂面山臨泉可以資仁知之養而享其成故名壽樂張建康人工書蓄古畫甚富嘗見其跋

玉軸黄庭數百字小楷精妙有二王筆法方作堂時名能文詞者往往為賦詩今考掇英集東坡詩外惟録太守沈諫議立之律詩一篇而已廳事今為通判南廳云云此段新刻本俱刪去今補録又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五年軾通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簽判張次山有書求作寶繪堂記即其人矣宋朝職官分紀太子右春坊有中舍人從七品　有臥龍元稹州宅記越州子城因種山之勢盤龍廻繞若臥龍形故取以為名施武子會稽志府治枕臥龍東麓　狐裘反衣北史王孝籍傳反被狐白不好緇衣

此小人為明尚不取也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

不見恬僕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遥却恨棄官遲

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姚屯田名失考職官分紀工部官員有屯田郎中及員外郎

送岑著作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為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于林間鳩懶于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平聲靜者不終居而我懶

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恠酒薄已與别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岑著作名象求中江人文獻通考吉凶影響録十卷中江岑象求於熈寧末閒居江陵所撰葢岑自梓州罷任後事也職官分紀秘書省有著作佐郎

雨中明慶賞牡丹一本無明慶二字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一作珠者訛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明慶咸淳臨安志明慶寺在木子巷北唐大中二年僧景初建為靈隱院祥符五年改今額武林梵

志明慶寺有蘇文忠公書觀音經碑酥煎復齋漫録東坡明慶牡丹詩云云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數株分遺朋友與牛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艷其風流貴重如此

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外集編自黄州歸宜興卷中今据咸淳臨安志改編

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一作爭笑十里珠簾半上鈎

吉祥寺牡丹冷齋夜話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中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

之洛花至宋漸多而獨盛于吉祥寺本集牡丹記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云云武林梵志吉祥律寺在安國坊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温捨宅為寺治平中改曰廣福其地多牡丹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比咸淳臨安志作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上人大品經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翻譯名義律云瓶沙王稱佛弟子為上人 宴坐維摩經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越滅度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心

不住內亦不住外是為宴坐于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 觀空楞嚴經觀空非色見即消亡僧肇宗本義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注云智門觀空悲門涉有 色即空維摩經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兾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淮南懼漢書辛慶忌傳慶有宫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王應麟困學紀聞今人多以

淮南謀寢稱汲黯而不及青按汲黯在朝淮南謀寢二語見呉語步隲疏中○施氏原注道原既與介甫異論絶交力請歸養前詩既以汲黯比道原此詩益致嘆美之意又用汲黯事以淮南喻介甫也烏臺詩案軾為劉恕有學問心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恕于是時自館中出監酒務非敢怨時之不容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比恕之直又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之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為雞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今日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烏之不可辨雌雄也

和劉道原咏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呉客漫陳豪士賦

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

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詠史東都事畧稱道原有史學于晉魏以後事尤精詳考証前史差繆所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通鑑外紀十卷其精于史學如此惜詠史詩不傳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一本作思民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烏臺詩案作相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噀酒盡漸須醒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有劉恕字道原寄詩三首軾依韻和即不曾寄張師民師民者亦不曾識除無譏諷外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為捷徑以詩書為逆旅但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云小人之顧祿如鴟鳶以腐鼠嚇鵷鶵其溺于利如人之醉于酒酒盡則自醒也○慎按六年當作五年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張吉甫爵里失考職方孫彥同職官分紀兵部官屬職方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六和寺咸淳臨安志六和塔在龍山月輪峰即舊壽寧院西湖遊覽志龍井之南為九溪其西為十八磵路通月輪山六和塔在月輪峯旁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即錢氏之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九級五十餘丈海船夜泛者以塔燈為指南開化寺即塔院也按翻譯名義僧伽此云和合衆和有六義戒和同修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爭意和同悅七閩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國語閩芊蠻也輿地廣記福建路春秋時為七閩地秦為閩中郡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

歲盛開二首

太昊祠東鐵墓西一樽曾與子同攜田瞻郡閣遥飛檻北望檣竿半隱堤飯豆羮藜思兩鵠飲河噀水頼長霓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烏勸提

太昊祠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墟揮麈録太祖詔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百五十間太昊祠在陳州以金提勾芒配太平寰宇記陳州扰蔡水八卦壇在焉伏羲陵在城北三里

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松杉守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陁雨羞對先生苜蓿盤

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

長明燈唐高邁長明燈頌曰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

附子由原作二首

旱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輕舟柰汝何秋雨連渠添積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蟲魚便爾來無數鳧雁猶疑未肯過持詫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芥兩幺麽

古殿山花叢百圍故園曾見色依依凌寒强比松筠秀吐艷空驚歲月非冰雪紛紜真性在根株老

大衆園稀山中草木誰擕種潦倒塵埃不復歸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黄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靈感觀音院咸淳臨安志上天竺觀音寺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山中夜有光就視得奇木命孔仁謙刻觀音像錢忠懿王即其地創佛廬咸平中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禱即日雨自是水旱必禱焉治平二年知杭州沈遘奏天竺看經院觀世音菩薩始自石晉至今福澤生民前後靈跡甚著蒙旨賜曰靈感端明學士蔡襄繼守是邦一新院宇用揭新額云云釋氏稽古畧亦同王注以

為蔡襄奏上其事者訛

白衣仙人慧光奏事錄孝宗宣上天竺僧若訥入對選德殿問上竺起因今得幾時訥曰起石晉天福四年太祖開寶間吳越王錢俶夢白衣天人曰吾居處甚隘覺而詢其實為廣其殿宇据此則仙人當作天人存以備考

贈上天竺辯才師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

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上天竺　咸淳臨安志天聖中僧詵夢大士像浮空而行出小山曰吾欲憩此明日僧寂至語夢協乃謀從今處乳竇峰矗其前白雲師子中印諸峰左右環拱所謂上天竺也

辯才　咸淳臨安志郡守沈遘謂大士以聲音為佛事非禪那所居即謝去住持智月以辯才法師元淨為其主仍請于朝以教易禪元淨乃益增廣殿宇熈寧中詔歲度僧

兩天竺

一每遣中使致香幣歲給大農錢作佛事

咸淳臨安志嘉祐末守沈禮部文通以為天竺起于司馬晉時踰七百載而觀音發跡西峯甫及百年遂分為二云云白居易詩亦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慎按舊志並載三天竺而云兩者嘗見南宋人王信華嚴閣記云南北山浮屠之居幾四百所而授禪家學者三惟靈隱淨慈及中天竺耳乃

（知上下敂天竺皆律寺其並稱蓋由此也）長頭兒（即先生中子适也）

慎按子由所撰辯才塔銘師名元淨字無象沈文通治杭命師住上天竺以咸淳志考之沈遘為杭州守在嘉祐七年釋氏稽古畧亦云辯才自仁宗嘉祐末歷治平熙寧住上天竺一十七年然則先生倅杭時辯才正住天竺贈詩必于此時宋雕本及施氏本俱載此詩于容州卷中訛矣當先生在杭一時詩僧

如惠勤惠思清順可久顰往往見于篇章辯才乃諸方尊宿豈有近在湖山獨不一顧迨去任後始作詩遥贈耶今改編于此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闇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蔡準失考西湖咸淳臨安志明聖湖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縷注下有淵泉水道瀦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以為明聖之瑞故名以其負郭而西故又稱西湖

推囚決獄宋吳華北廳記畧云熙寧中蘇文忠公由史館來貳抗郡事時方行新法公常因法以便民又姚巖東廳續記云先生以奉常博士倅抗于時民淳事簡猶有朝推囚幕決獄之詩其勤于王事如此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抛官彭澤令琴無弦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間决水鳴幽幽挿秧未徧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
却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
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
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苦竹咸淳臨安志苦竹筍端午前多充餽遺以其性涼也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絶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望湖樓咸淳臨安志望湖樓在錢塘門外一里一名看經樓乾德五年錢忠懿王建西湖遊覽志樓在昭慶寺前一名先德樓

附子由次韻

欲看西湖兩岸山卧乘湖上木蘭船湖山已自隨船改更值陰晴欲雨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

放生藝文類聚梁元帝時荊州有放生亭碑世謂放生事始于唐不知唐以前已有之咸淳臨安志

天禧四年王欽若奏以西湖為祝聖放生池禁采捕郡守王隨記其事西湖遊覽志放生亭在寶石山麓

月徘徊太白詩我歌月徘徊

附子由次韻

眼看西湖不暫來簿書無算撥還開三年屈指渾將盡記取從今得幾回

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裏緑盤一作綠槃忽憶嘗新會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

菱芡咸淳臨安志菱初生嫩者名沙角硬者名餛飩湖中生如栗樣者極鮮雞頭古名芡又名雞壅

今錢塘之梁渚窽頭仁和之藕湖臨平湖所產特佳西湖尤勝可篩為粉會靈觀汴京遺跡志會靈觀在南薰門外宋祥符五年建初名五岳觀觀成賜名會靈南有奉靈園東有凝祥池歐陽公詩自注云凝祥池雞頭極美

附子由次韻

湖山欲買恨無錢且盡芳樽對玉盤菱角雞頭應
已厭蟹螯馬頰更勤餐

獻花遊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濕翠翹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辭招

附子由次韻

終日清漪弄短橈久忘車乘走翹翹秋風且食鱸魚美洛下諸生未可招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暫閒韓愈詩晝痒年將久公今始暫閒

附子由次韻

滯留朝市常嫌鬧放棄江湖也未閒孤舫粗窮千

頃浪有與未盡百重山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飈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瀰瀰香風過蓮芡驚枕裂魴鯉欠身宿酒餘起坐濯清泚火雲埶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東方啟

宿餘杭法喜寺後緑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凄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悶

艓咸淳臨安志作路知秦過看山識禹功公自注餘杭始皇所舍舟也西北舟杭山堯時洪水繫舟山上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游慰遲暮覓句效兒童北望苕溪轉遥憐霅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在紫髯翁

餘杭元和郡縣志餘杭縣東南去杭州七十里吳興記云始皇三十七年將上會稽途出此地因立為縣捨舟航于此仍以為名史記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注云蓋在餘杭也元和志謂始皇捨舟航于此因以為名蓋留杭而名其地則禹也因地名而置為縣則秦也法喜寺咸淳臨安志餘杭有法喜院在縣郭內溪北舊名吉祥光化二年建大中祥符八年改今額左有亭

跨城東坡嘗宿于寺留題亭上後人名為懷舊亭

吳興 元和郡縣志古防風氏之國三國時置吳興郡隋仁壽二年改湖州東至杭州一百九十里太平寰宇記宋為宣德軍節度使

孫莘老 按宋史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第進士嘉祐中編校昭文書籍神宗朝以右正言奪兩職通判越州徙知通州歷知廣德軍蘇福亳揚徐五州不載知湖州事東都事畧孫莘傳熙寧中修起居注以言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湖州以時考之及本集墨妙亭記云云與詩正合

學士 容齋隨筆國朝一館職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高者曰集賢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秘閣集賢院次曰集賢秘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于是取之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學士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開元故事集賢院校書郎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禹功咸淳臨安志舟杭山在餘杭縣西北二十五里山頂有石穴古老云禹治水維舟之所

附子由次韻

信美非吾土三吳一水中亭高望已極舟入去無窮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遊逐鳧鴨飲食數魚蟲波浪喧朝夕梅蒸變綠紅逢人問京洛去國長兒童同舍情相接鄰邦信屢通相邀欲相過道里訊溪翁

宿臨安淨土寺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烟縷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凉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為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古一仰俯

臨安元和郡縣志臨安縣在杭州西北一百二十八里吳志云建安十六年分餘杭立臨水縣晉太康中改臨安縣有臨安山故名淨土寺咸淳臨安志淨土禪寺在臨安縣南二里顯德中吳越錢

氏建號光孝明因寺祥符中改今額元張昱過臨安淨土寺詩云祥符賜額海會寺回首年來彈指過自注云東坡作杭倅時行部於潛過此武林梵志寺在臨安縣北鄉五代梁乾化二年吳越王捨基為寺梵志訛當從臨安志三說互異備錄俟再考

山房施氏原注真寂院一名山房在淨土之旁新刻本改云在石鏡山東非原文也今駁正

附子由和

四方清淨居多被僧所占既無世俗營百事得豐贍家居每紛薄奉養出寒欠昔年旅東都局促吁已厭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覘每來獲所求食飽

山茶釅壓埃就湯沐垢膩脫巾韂不知禪味深但取饑腸饜京城苦煩溷物景費治染吳都況清華觀刹吐光艷石矼度空濶泉溜瀉深塹經過未足多終老應長歎

附楊參政棟次韻詩從咸淳臨安志采出

令君督來期書郵日旁午世事不足論清游乃先務朝朝扣禪關復此得淨宇淺斟琥珀濃細嚼銀絲縷味雋問牛酥軒高來燕乳曲折溪屢横尖圓

峯可數萬頃喧桑田一簇静松塢由來鏡中人不
殊草頭露越主朝汴宫蜀客盡呉語剥蝕淨土碑
荒殘峽山路桑梓如之何誰能忘一顧日詢錦橋

新三嘆清流俯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晩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
功鑿横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泫岡巒
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勝

下辱屢乞桑門飯誰謂咸淳臨安志作知山石頑識此希世彦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貧賤實融既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功臣寺咸淳臨安志功臣山在臨安縣南一里本名大官山唐昭宗詔改錢鏐所居大官山為功臣山施氏原注臨安開化院在縣南二里梁乾化五年吳越王建舊名功臣院異姓王吳越備史錢鏐于天復元年五月初封彭城王二年五月封越王天祐元年封吳王至梁始封吳越王唐莊宗朝自稱吳越國王五代史吳越世家詔圖形凌烟升衣錦營為衣錦軍云云時鏐尚未封越王也施氏補注頗

倒史傳原文便似圖形升軍等事皆在天復二年後矣今為駁正

山石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杭州安國縣人生于本縣之衣錦鄉王嘗憇後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後建功臣精舍遂以石為佛坐

先生所用乃此事新刻施注本引石鏡作注者訛也

入朝　吳越備史補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于二月六日發國城三月二十四日至京師居于禮賢宅五月四日再上表請以吳越封疆歸有司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户五十五萬七百兵十五萬五千盡獻于朝改封俶為淮海國王五代史錢鏐傳子元瓘孫佐佐弟俶四主凡四十八年國除

附子由和

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

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象興王遺迹今岌嶪功勛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摧壓詩人巧譏病牛領二字疑有訛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慎按此詩向來刻本俱訛入東坡集題云遊

杭州山考欒城集乃子由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功臣寺作也今從和詩例附録以正諸刻之譌首句東坡集作山中村塢迷遺迹作遺址牛領作此欲摧壓作傾壓數字稍異

遊徑山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迴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神貫山苕溪叢話作誠

石為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㥁暖足來朴渥（一作朔）夜鉢咒（苕溪叢話作沉）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叩門願為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仰（咸淳志作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一作林）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一作路）隘每到寬（烏臺詩案作勝）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咸淳志作長）年（公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効）

徑山徑山事狀山乃天目之東北峯有徑路通天目故謂之徑山五峯周抱中有平地人迹不到

天目元和郡縣志天目山高三萬六千丈東南有瀑布上有兩池為天之左右目咸淳臨安志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周八百里有三十六洞按大藏洞淵集第三十四洞天天目山左目高三千丈右目高二千五百丈洞周圍一百里名太微玄蓋洞天太平寰宇記天目山一名浮玉山上有兩池一峯在東號東天目在臨安縣界西尖峯在於潛縣北四十五里連亘杭宣湖嶽四州之境周迴二千里

蛟龍淵續高僧傳徑山有龍淵龍王化身為人獻其地于國一大師乃成伽藍吳興掌故蛟龍池在天目山東南名勝志東西二瀑噴注有上中下三池上池懸崖五十仞中池三十仞下池深莫測溢于大徑口小

徑口道人咸淳臨安志吳郡崑山朱氏子貢禮部道由丹徒至鶴林寺馬素禪師見而異之遂祝髮

名法欽久之辭出遊方請示所止素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欽至山問途于樵者曰此乃徑塢師記素語遂自東北而登適見苫草以覆罝罘乃即其下默坐值大雪旬日不食獵師見而慕之為結草庵唐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號國一禪師王顔丘丹撰塔銘崔元翰李吉甫撰碑銘

天眼

傳法正宗記四祖優婆毱多尊者有十力弟子其一天眼力翻譯名義佛有天眼通者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諸色無不能照

廢興三百載

咸淳臨安志徑山能仁禪院在臨安縣北三十里開山曰國一禪師法欽唐代宗時詔即其菴所建徑山寺乾符六年改為鎮國院祥符中改賜承天禪院

吳會

范成大吳郡志云世多稱吳門為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為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

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莊子釋文淛江注云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隱居剡山齊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浮海蜃漢書海旁蜃氣象樓臺韓愈詩頃刻青紅浮海蜃洗眼吳興掌故徑山有洗眼池昭明太子嘗于此讀書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內遊徑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勝處差安便以諷朝廷用人多刻薄褊隘之人不少容人過失見山中寬閒之處為樂也其詩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附子由次韻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

最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
出凌濤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摧顛連
峯沓嶂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為雲霧翳星
斗聚作潭井藏蜿蜒欽翁未到人跡絕千里受記
來安禪荒榛野草罝茆屋坐令海賈輸金錢至今
傳法破煩惱飽食過客容安眠解裝投錫不復去
紛紛四合來烏鳶或言此處猶未好海上人少無
煩煎天台雁蕩最深秀水驚石瘦尤清便青山獨

往無不可論説好醜徒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滕

鞵竹杖聊窮年

慎按烏臺詩案此詩係熙寧六年作連下二

首俱應改編癸丑卷中今依施註舊本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夢繞千山碧新

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古來軒冕徒操舍兩悲慄數朝

辭簪笏兩脚得暫赤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

久忘寧畏官長詰飄然便歸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

遊出郭及未黑

呂察推字仲甫宋史職官志諸路有觀察推官 貴公子宋史呂文穆七子皆為京朝官

居簡最顯仕至户部侍郎仲甫疑即居簡之子而史失考

附子由次韻一首

朝從徑山來泱莽徑山色暮從湖上歸滉漾湖光

碧借問泛湖舟何似登山屐高懷厭朝市遠去忘

憂慄目向幽人青顔從濁醪赤塵埃解羅網宇宙

為安宅油然了無營此意誰能詰嗟余别離久欲往徒反側留滯亦何為空驚突深黑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瀲瀲揺空碧夜涼人未寢山静聞響屐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慘慄君胡不相就朱墨紛黝赤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詰君來試吟咏(一作味)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蛇黑

夜泛西湖五絶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壁遊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没時

蒼龍已没牛斗横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公自注湖上禁漁皆盜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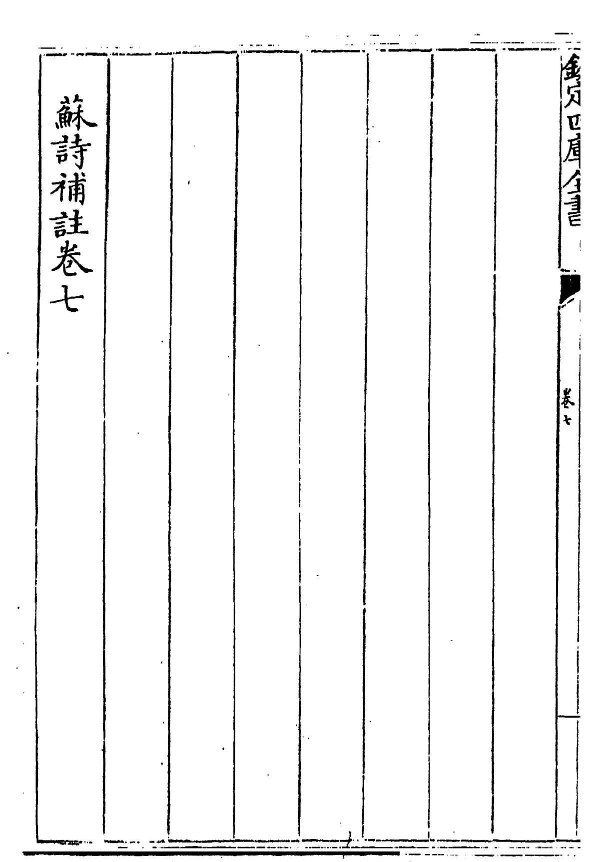
蒼龍漢書天文志東宮蒼龍又云杓携龍角孟康注云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携連也又晉書天

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以東方蒼龍為首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静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湖光周密癸辛雜識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二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前南至西泠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爭光閃爍余之所居在積慶山顛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蘇詩補註卷七